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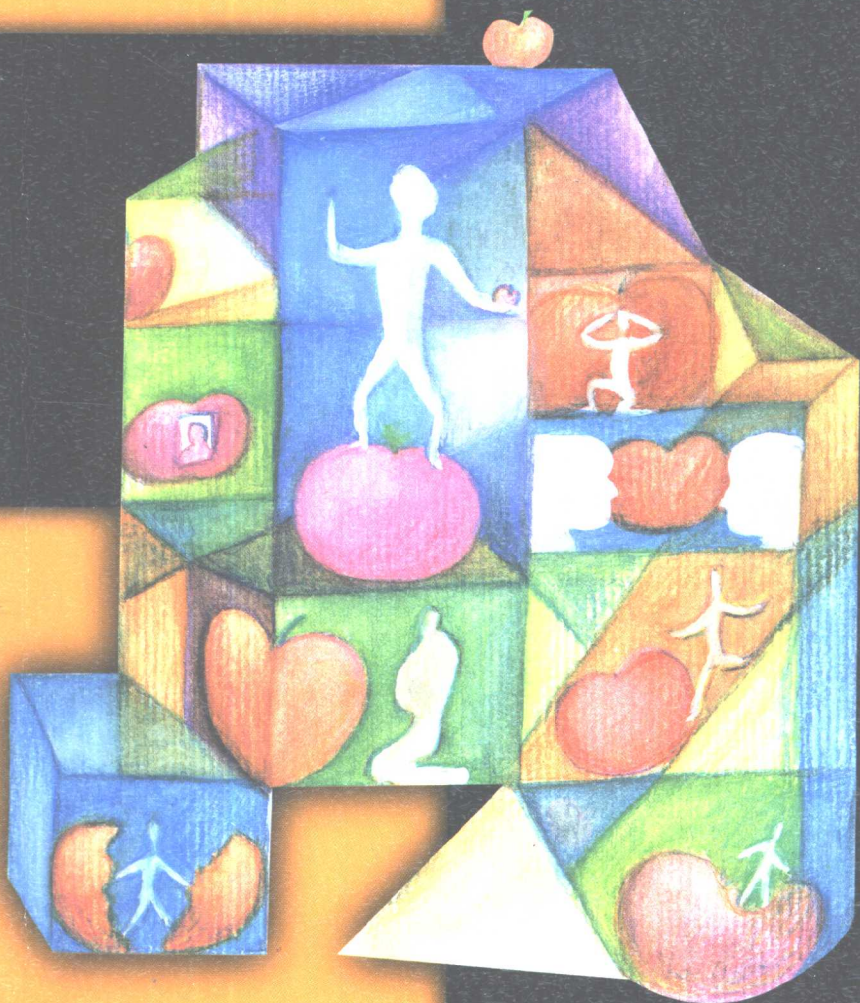
# 哦，我的坏女孩

秦文君 著

少年小说

中国儿童

文学丛书



ZHONG GUO ER TONG

WEN XUE CONG SHU

中国儿童文学丛书

# 哦，我的坏女孩 少年小说

秦文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哦,我的坏女孩/秦文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02.5

(中国儿童文学丛书. 第2辑)

ISBN 7-02-003802-6

I. 哦… II. 秦… III. 儿童文学-少年小说-  
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5486 号

责任编辑:王玉梅 责任校对:郑南勋  
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哦,我的坏女孩  
O, Wo De Huai Nü Hai  
秦文君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6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3802-6/I·2889

定价 12.00 元



秦文君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1954年生于上海。现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《中国儿童文学》主编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女生贾梅全传》、《一个女孩的心灵史》、《十六岁少女》等。作品在国内获多种文学奖项，并被译为英、德、日等文字出版。《女生贾梅》、《宝贝当家》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哦,我的坏女孩 ..... | 1   |
| 我家老郑 .....    | 14  |
| 四弟的绿庄园 .....  | 32  |
| 表哥驾到 .....    | 49  |
| 等她到明天 .....   | 55  |
| 友情 .....      | 61  |
| 告别裔凡 .....    | 68  |
| 男丁传奇 .....    | 84  |
| 担惊的滋味 .....   | 106 |
| 戏院风云 .....    | 119 |
| 梦想成真 .....    | 133 |
| 女老师严萍萍 .....  | 146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神秘邮箱 .....     | 166 |
| 什么是最大的伤害 ..... | 179 |
| 心香·可人 .....    | 206 |

## 哦，我的坏女孩

一个平时木讷的人突然滔滔不绝，那必是内心积满了话。美妮生日前夕，我对她大说堤的坏话，怨他太喜欢让人捧着他以及他的亲朋好友。美妮将 16 岁的身体扭来扭去，抓耳挠腮，显然毫无兴趣。待我说到某个段落，她出其不意地说：“让田力来参加生日聚餐！”

就那么无礼地打断我的话。

我沉默着，心里想着不能妥协。田力跟她同龄，就住三楼，品行毫不出色，况且，我不喜欢她那么决断、蛮横！

美妮生日的当天中午，我在水果铺碰上田力，不由大吃一惊：那个喜欢装鬼、在走廊里持短棍恶狠狠敲击的家伙变了，成了个颈脖颇长眼睛漂亮又滑稽的英俊少年。他正买高价苹果，将一张大面值钞票扔过去，扔得潇洒。

人对人的好感有时说来就来，让人措手不及。我跑回去说田力被获准了，美妮难得地笑一笑。我忙着弄一个什锦冷盘，堤追着香味跑来，说何必那么丰盛，足够款待一个炮兵班。我说 16 岁的男孩胃像小狼，他开玩笑地



·哦，我的坏女孩·

说，最好准备一杆猎枪。美妮兴奋了，说这话精彩。

“要不要请老祖母他们？”提问。

老祖母夫妇是我们的邻居，他们垂暮阶段对人的爱总令我想到冬日里的白阳光。他们年近八十，一天天缩小，但却爱护强壮的我们。

“不请。”美妮说，“那会扫兴的，生日里想到有朝一日会衰老。”

我们互相看了看，说至少她应该亲自去送生日蛋糕。她愤愤不平，仿佛那对老人平素没有热诚地爱护她。

“多事佬！”她嘀咕着，把蛋糕盒子弄得扑扑响，“真想冲出你们的牢笼！”

美妮是我远亲，借读在上海，无处栖身。我们留她住这儿，起初还怕其有寄居或被收留的拘束感，哪知她一来就像个落难公主，总是挑三拣四。

问她是否想念远在新疆的父母，她眼一横，说想念妈妈侦探似地拆她的私人信，更想念爸爸新疆派头臭烘烘的大脚……

门被美妮关得山响，我不由一阵心凉：可怕，她只爱自己。

生日聚餐糟透了，是让美妮亲手搅坏的。



下午6时，田力准时来敲门，他穿了件骑士衫，新新的，却忘了梳整头发。门一开，他在一脚踏进的同时，就摸出了礼物：一只红透了的苹果和一块扁扁的简易电子表。

“没想到你会带礼物。”美妮说，一把接过。

我们往桌上端菜，寿星却在那儿拆开了那块表，“哦，塑料机芯的。”田力站在一旁，有点无地自容。

堤说：“田力，是不是如今的女孩都像美妮那样？”

田力舒口气：“我们班有些女生还算文静……别的班谁搞得清！”

美妮高高翘起樱红的嘴唇，说那些文文静静的女生智商平平，没眼力的男生才赞赏她们。

田力太阳穴上有根筋在跳，这年龄的男孩会感觉世界窄小，容不下他博大的自尊。

“这个垫圈装反了！”田力泄私愤地吼！

“我喜欢这么装！”美妮脸通红。

“真笨！”田力轻松了，男人气地打个响指。

美妮轰隆隆推开机芯：“太粗鲁了，打响指。”

争吵就这么开始：凶得吃人。别夸张，语法错了。人家真心祝你生日好。别自吹自擂。你不识好人心。好人心还送大苹果？嫌我还不够胖……



·哦,我的坏女孩·

田力靠在墙上磨蹭了半分钟,突然掉头就跑。我追出去。他冷冷地说:“友谊告终了。”

他扬长而去,肩耸得平平的。

晚餐冷场。堤低头吃他的,美妮缓缓地自言自语道:“今天是13号,不吉利……”

夜深了,美妮还占据着离门近的沙发,走廊上一有风吹草动,她就奔去开门。

可田力不会再来。

她叹了口气,“他真笨,当真生气了!”

在她眼里友谊像一张软纸,揉来揉去都揉不破,透明而绵长;然而她的田力却用男派的铁石心肠将它一撕为二。他说过“告终”二字。

我隐约为美妮感到凄冷。

美妮接连闷了几日,下巴逐日尖削。直到收到电报,她母亲要来沪治病,她才淡忘那事。

当晚,美妮的母亲到了。母女相见,美妮只含含糊糊笑笑,就躲开去。

美妮的母亲是当年的支边青年,与我同辈,但她那宽大的旧衣服以及黄糙的手却像个旧式老大娘,笑也笑得辛酸,牙也坏了。



·哦,我的坏女孩·

我跟堤躲到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。让她们母女亲近。我们乘末班车回家,旋开门大吃一惊,美妮的母亲独坐灯下。

“她呢?”

当母亲的凄楚地一笑:“在小屋,敲不开门。”

我拼命敲门。她开了门,埋头拆那电子表,脸上居然泪痕斑斑。

我以为她又小心眼作怪,至今记挂母亲曾拆私信。不料,她有气无力地说:“她是假冒的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你去看看她右胳膊上有没有黑痣。我妈妈好像跟她不像。”

她竟会与生母疏淡到如此地步,情感方面她像个幼儿,才一年不见,就忘掉了母亲厚爱。

我让她别胡思乱想,夜里回忆在新疆的情景,想想那儿的的风,家里的墙和门,还有甜腻的哈密瓜。

她小声顶撞道:“我只思考未来的事,只有老祖母才总提过去。”

早上,她红肿着眼用肩膀碰碰我,说:“别去找痣了,她是我妈。”

我望着她。



·哦，我的坏女孩·

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味，她嗅到妈身上有股野荸荠味，就想起以前也嗅到过。

我说她有猎狗才有的特异功能。

“我真的与众不同吗？”她说，“真高兴。”

美妮的母亲是来沪治病的，得了种可怕的病：浑身骨头疼，有一条腿疼得不能落地。她暂住我家，等待医院的空床位。

那些天美妮正在复习，准备大考。可目光涣散，常常倚着窗呆呆地看着冷冷清清的弄口。问她，就说缺少动力。有一次她突然提到田力，说有次碰到他，两个人形同陌路人。我挨近她，感到她的背部散发灼热的气息。

“我恨他！”她说，“像被他抛弃了！”

“真的恨？”

“不算太真。”她说，“跟他好时他倒不起眼，分手了才觉得他有股硬汉子气。”

后来，美妮考完了，问及分数，兴高采烈地说过了60大关。还提议办个家庭派对，轻松轻松。

“请哪些朋友？”

“请邻居们，要年轻力壮的。”她说。

我们真地筹备家庭派对。有天早晨，我被强拽去散



·哦,我的坏女孩·

步,我知道她安排了什么小计谋。

果然,刚走几步就碰上田力,他站在空地上远眺。美妮使劲推推我:“他会迪斯科!”

我走上前,问他是否在望美丽的天空。

“没觉得美。”他说,“想寻找美。”

男孩脸色发灰,像久未用心洗过。他说考完试还得无休止地温课,人人都说,只有考上大学,面包会有,还有牛奶、人民币、爱人。可是不相信。

不知怎么,我说起十多年前我也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中学生。他又问后来呢?后来么,直驱中苏边境,扛木头,嚼雪团,几次差点死在那里,我最亲密的朋友尸骨就埋在那里。

“我喜欢。”田力说,“苦就苦个彻底——有险可冒也算不上苦。”

我说能在宁静的环境里做个正直人就是幸福,该知足了。

“那是庸人哲学。”他严肃地说,“没人不想干一番大事业。说实话,每次我看到又修成条铁路,又研制出新型飞机,心里都发急,怕别人把我要做的事抢光了。”

我哑然失笑。他恼怒地说:“你不理解,你是个女的。”



·哦，我的坏女孩·

“女的就目光短浅，缺乏理解能力？”我诘问。

他慌了，跟在我身后解释，说这绝非本意，前些日子去澡堂，听一帮男人贬低女人，他还想骂过去呢！

是呵，他生活在一个男人的天地里，又到了对性别敏感的年龄。能保持这样的纯真和诚意是不能指责的。

美妮呢？早逃之夭夭了。

家庭派对终于开成了，请了些邻居，包括老祖母夫妇。除了娱乐，同时还庆贺美妮的母亲在医院觅得一个床位——床位紧张得混乱了人的爱憎，送人去医生刀口也成了喜庆。

美妮打扮得像公主，我喜欢她茂盛的马尾巴，那才叫青春呢！等客人时，她问：“跟田力吵架了对吗？”

“有些小争论。”

“别恨他。”她伸过手。手背上有青春的细脉，有些忧愁地流动细细的血流。

我注意到她学会了维护另一个人。说话间，她似乎动了真情，用发粘的手指抚摸我的手背，然后害羞地把手放到背后。但那偶然闪露的情愫使我确信她的内心已贮下温存。

舞会上美妮尽情旋转。老祖父巍颤颤地邀我上场，他只会老式的布鲁斯，而且举步沉重，我只感觉跟一个老



·哦，我的坏女孩·

警察在操练。偏巧那曲子又是个连曲，没完没了。

“有人找你。”美妮上场把我抢劫下来，拉到厨房，又说：“我拯救了你。”

我只会喘粗气。

“喝自来水怎样？咖啡太浓了。”她倡议道。

喝着生水，感觉细菌顺食管蜂拥而下。

“你得跟丈夫跳。”美妮说，“否则他会伤心的。”

我说也许他更希望有年轻的舞伴。

“你把男的看得太坏了。”她指责道，“他们比我们好，应该这样——我就这么认为。”

“包括田力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诚恳起来，“争吵时谁占上风是另一回事，这不是做买卖，一手来一手去。”

那女孩对异性不存偏见，有崇拜有怜悯也有体察，这令我对她刮目相看。我感觉这些天，她身上扑朔迷离的特点都如春风化雨，款款流动起来。

美妮的母亲病情恶化，需做截肢手术，这消息我几乎是整幢楼房最晚知道的。堤先于我得知，留了张纸条就急闯医院。我回来一看，也带着大难临头的惶恐奔下楼。在三楼，似乎有个声音说了句什么，我一概点头。待跑进



·哦，我的坏女孩·

医院才注意田力也一块来了。

手术室门口美妮跟堤在说话，见了我们她一下子泣不成声。堤告诉我们病人正在里头抢救，骨癌是确诊了，癌细胞是否扩散还要看手术情况，刚才已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。

美妮捧住脸，说预感到有灾难。

田力冷丁冒出一句：“也可能逢凶化吉！别伤心，又没到世界末日。”

我怕两个人又吵起来，不料，美妮反而镇定下来。一个护士过来让我们别守着手术室，田力像个粗鲁男人那样抗拒着：“少啰嗦！我朋友的母亲在动大手术！”

美妮轻轻问：“还是朋友吗？”

“从来就是。”田力脱下大衣，不由分说地披在美妮肩上。大衣对于她太宽松了，披着它真像个弱女子。

堤悄悄说：“田力这小孩好起来了。”

我说别称他小孩，一个人由狭隘到宽宏有时就在一瞬间升华。堤大摇其头，说太玄了。他认为积累至关重要。

手术很晚才完成，病人已截肢，癌细胞是否扩散要观后效。病人昏迷着，脸上无一丝血色，一块白棉罩笼罩周身，腿那儿瘪瘪的。



美妮没哭喊,而是死死抓住手术车,狠命干咳,还激烈地呕吐起来。我掰她的手,抱住她,只感受她整个人都在颤抖,大衣像脱壳一般滑落在地。

她呻吟道:“放开我!求求你了!”

“放开她!”田力吼道。

美妮飞奔而去,像作最后冲刺。很快就不知去向。问田力,他恼火地说:

“你们回家吧——还她一点自由。”

那晚像妖术附身,两个人居然甘愿受这男孩调遣,穿行在冷风中回归家中。

美妮半夜摸回来,但清晨又失踪了。

我去找田力,他说有必要去大寻一通吗?然后就泰然处之地擦他的白鞋;他说风暴过去了,生活照旧平淡无奇。

“当然,这是别人的风暴。”我说。

“不!”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,“美妮不比别人,她是朋友,还是邻居、学友——尽管我并不喜欢她,但还对她另眼相看。”

“你喜欢谁?不是美妮吗?”

“不是她。”他肯定地说,“我印象特好的女生都藏在